

阿菊第一次来咖啡馆的时候，正好赶上了咖啡馆被自来网红炒红的日子。

一碗卤肉饭、一碗炸午餐肉脆条、一杯椰糖冰咖啡、一壶洋甘菊茶、一片蛋糕，一个人。吃得干干净净，还外带一份卤肉饭才心满意足离开。

她常常坐在二楼大窗户的位置，不看书，却常常问我大书橱里有没有香港八卦杂志。回答了几次没有，每次来到，她依然会在大书橱上下搜寻八卦杂志。

来了几次混熟以后，她也愿意把我递过去的赠阅城视报拿过去翻几页。看到不明白的地方，也会问我问题，可是依然不多话的。

那一天午后，她指著杂志上介绍的珍多（Cendo1）问我：「你吃过这一家吗？」我点头微笑，手提著茶壶准备给她的洋甘菊花茶壶中加热水。

她也笑了：「我也觉得好吃。」手压在珍多照片上说：「我爸爸没死前带我去吃过。」

沉默了一会儿才继续说：「妈妈没带我去。她说没这个时间，她要陪人睡觉。她说以后我也要陪人睡觉了。」

午后阳光热辣辣的烧著我，哑了的身子。她那头粗黑有点烫坏了的发丝在逆光中微颤。

她抬头看著我，微微笑著，褐色的眼珠子变成一条线，午后的阳光照射下，她脸上淡蓝色的眼影凸显了睡眠不足肿大紫色的眼袋。我第一次把她的脸看清楚。

「你是怎么过来咖啡馆？」我仿佛需要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把喉咙解锁。

「搭MRT啊。我住很远很远。」

这才明白为啥每一次她都想把菜单上的食物点完，填充著距离的空虚。

后来的后来，她还是一样的来咖啡馆。头发从玉米须开始烫成波浪卷，耳环从塑料制品变成金色银光大圈。T恤衫，脚踏横带拖鞋，换上一袭连身裙细跟高跟鞋。

「我也开始陪人睡觉了。」她平静地说，仿似一切都如呼吸一样自然。

「没办法不去吗？」我把声音压得很低，害怕惊动了什么，不敢触碰到的什么。

「弟弟妹妹还要读书，我懂什么？做这个简单，钱来得快。我要钱。」

那天以后，我把大书橱里的书都翻了一番，把清新诙谐的小品都给她送去。「多认一个字就是多一个，知识就是力量。」我说，她也欣然接受，还回来的时候，书页完好如新，不存在翻动的痕迹。薄弱的文字在复杂不安的家庭环境能够带来多少实际的力量呢？

后来的后来，她还是来咖啡馆。话更少了，趋向更高价位的餐点。吃饱喝足以后，依然是外带一碗卤肉饭离开，手臂夹上一份赠阅城视报，即使她已经拿过同一期。安慰著我这个庸俗又无能为力的人。

午后雷阵雨，她撑著一把草莓图案的雨伞来了，我连忙递上纸巾，忍不住诉了几句：下这么大的雨还跑来！

她嘻嘻哈哈轻笑了，比了一个胜利手势，要外带两份卤肉饭。我给她倒了一杯热茶，要她躲到空调不到的角落。

她总是一如既往的平静，有一种不属于她这张年龄的表情。「我啊，要搬了，以后可能不能来咯。结婚咯，以后只需要陪一个人睡觉。」

看著接过外卖的她，我已经空洞得连一句祝福话语也搜不出。

雨一直下，她撑著雨伞走到车站。粗黑的波浪卷发湿披在那过分成熟的身体上。

想起，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她那张稚气未退的脸下，那一双睡眠不足紫色的眼袋，薄削扁平的嘴唇，干裂的，泛白的，半脱落的唇皮拖拉著…

初菊

◎阿玉



文章提供 人间烟火
https://laiguofang.com



摄于阿玉经营的暖咖啡馆。

流浪 是为了回家

◎高邈逸

「你为什么流浪？」

「为了回家。」

「如果你不出去不就天天在家吗？」

是的，如果不出去，的确天天在家。但人生没历练过风雨，便不懂得回家的滋味是一种幸福，也不懂得千山万水，最美的路是回家的路。

一直喜爱苏轼的〈定风波〉：

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，
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；山头斜照却相迎，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

当初能理解这首诗，也仅限于理解它的美，不知沧桑为何物。如今自己常年起飞降落驰骋天地间，一站接一站往来，容不得我有稍许的眷恋，一颗心偶尔也会迷了路，来不及把它带走，偶踏上幽

幽古径，这首诗便在脑海盘旋，也才真正咀嚼出苏轼那种风雨后的豁达和平静。孤独可使人洞察这个世界，在历史的长廊里，有多少孤独的诗人，写下了一首首千古绝唱？有多少音乐家在孤独里谱出动人绕梁的旋律？有多少艺术家在孤独里留下旷世钜作？孤独人人都怕的两个字，但相信在梦想的殿堂里，所有看似孤独的人其实都不寂寞。

路有千万条，唯有真正走过，才能领略美在何处，选一条适合自己走的路，莫羡阳关道，小径清趣高，人生路各有各的风景，每条路都给你一道功课，如果你走过许多路，都在不同地点，不同人事物，但都面对同样的功课题目，那你就思考，是不是这道题自己一直给错了答案？人生，想开了，其实很有趣。如果你问我最好的路是什么路？我会跟你说：「回家的路。」